

在香港找一间教会的祷告会，出席人数是主日崇拜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，祷告态度又迫切，很不容易。特别专题的祷告会，或是以一年一度或半年一次才举行的，则容易吸引众人参加。一间教会每周定期的祷告会，在香港这样繁忙的城市越来越少人出席。当然，私人的祷告和祷告会不太一样，但也是两者相互牵连与彼此印证的。在省察之间，我发现疏忽祷告的信徒有思维上的毛病。为讲明这毛病，请容我先讲一个故事。

《美好人生》(*The Good Life*) 的作者是著名美国前白宫顾问寇尔逊 (Chuck Colson)，他讲了一段自己的体验。

寇尔逊女儿艾摩莉是单亲妈妈，带著 14 岁的儿子麦斯来家过圣诞节。麦斯患有自闭症，在沟通和理解事务上需要特殊的照顾。生活上，自闭症的孩子要有一定的调理和安全感。麦斯一到爷爷家，先看橱柜里的玩具是否照旧，再检视墙上的照片是否有异样的改动。若有任何部分与上一次不同，他就出现不安的动作。任何不一样的声音或改动的活动，都会使自闭症的孩子心神混乱。作者的女儿艾摩莉，也就是麦斯的妈妈特别留心这些事。

有一天晚上，一位客人突然来访，麦斯立刻显得不安。自闭症的孩子在理解事务方面，视觉比听觉更有效果。艾摩莉注意到麦斯的反应，就立刻以她惯常所做的，用画图的方法，如漫画一个一个方格似的，把麦斯不安的环境加以解释——“这位访客，是与爷爷一起工作的。他也偶尔与爷爷一起出去钓鱼，他刚带了一个圣诞礼物，你看，是包装的大碗。”

麦斯平静下来了，母亲的图解帮他明白这位陌生客人为何会出现。他所看到所经历的有了解释。麦斯越明白，不安的情绪越少。

这也是我们正常人的写照。当突如其来的灾难，或难以明白的遭遇临到时，我们也会出现情绪不安，或动作反常的状况。直到有一天，从经验或资讯中得知某些事情对我们的意义，明白了，便能泰然面对。反之，对结果无把握，无知识的事情，则无所适从。祷告的付出和祷告会的参与，以我们有限的智商是看不出即时相应的果效。**如果，我们能以科学或数学的思维预测祷告的果效，以及祷告成就的时间，则大多数信徒都会积极祷告。毕竟祷告是属于另一个领域的活动，是信仰的世界，是有灵界的规则。**今日祷告会趋向冷清的现实告诉我们，祷告是难以预测结果的。因此，大多数信徒情愿把时间与精力用在“种什么，收什么”的眼见事工中，而“种祷告，却不知收什么，也不知何时收割”的信心和祷告会便被轻忽了。

福音广播和良友圣经学院是面向 14 亿同胞的庞大属灵事工，必须以圣经教导的“规则”托住，才能胜任。使徒保罗是有洞见的传道人，他在书信中屡屡呼吁信徒代祷，个中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主耶稣亲自应许，也身体力行去证实祷告的重要。我们为何疏忽祷告会和私人的代祷呢？归根究底，恐怕我们是在走一条功利化和科学“主义”^注的信仰生活之路，而不自觉。这是社会发展经济腾飞後，都市教会和信徒要特别注意的毛病。因此，回归单纯的信心，

操练恒忍的祷告，坚信主耶稣垂听祷告，并信靠主所应许的“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”（可 9:23），也相信保罗印证的“我靠著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”（腓 4:13），我们祷告的火才有望重燃，推动祷告会的传道人才容易前进。试想，凡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以及所属的教会，无论在农村或城镇，皆有合神心意的祷告和圣经基础牢固的祷告会，同胞得救和教会光景，将会是怎样一幅图画？我们的主会否喜悦这样的景象？

注：科学与信仰并不冲突，但科学主义则是反信仰，甚至不合常理的一套思想。本文原稿为良友电台在香港的刊物所写，原名为《福音广播与祷告》，现略加修饰，与良院人互勉。